

## 从“生活决定意识”看马克思的 哲学革命的性质

王德峰

(复旦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根本性质的问题关系到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意义。马克思学说的最高成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开启当代哲学问题的基本视域。在这个视域中,人们必须真正进入对知识的存在论性质的思考。惟有通过这样的思考,一个向来被“对象世界”所遮蔽的“生活世界”才可能呈现出来。由于这个世界的呈现,历史唯物主义以之为前提的哲学革命才能被认识清楚,并进而能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导向一种新类型的知识,而这种“真正的知识”应当通过建立“生活世界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去获得。

**[关键词]**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生活与意识 思辨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质 生活世界 历史科学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5)01-035-007

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及其表述熟知已久,然而,正如黑格尔说过的那句话,熟知未必就是真知。而真知之所以迟迟未见,究其根源,还在于当代人类的实际生存处境的基本性质,这种性质即是,被认为根本上源自理性的知识冒充了人的全部生活的基础。不过,这个冒充,却也并不是理性自身的过错,它乃是一个历史进程的结果。这一进程按其本性,必然要把理性从其历史的和有限的存在范围与存在方式那里抬高到作为人类一切活动之基础和根据的地位上去。因此,对于这个当代世界之性质的任何真正的批判,亦即来自存在论境域的批判,之难以被身处此世界中的人们所理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引起长久的争论和对它的模糊不清的认识,首要原因即在于它揭橥了这样一种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一场哲学革命作为其前提和起点的。对于这一点,人们普遍认同。但是,关于这场革命的真正内容的问题,人们在理解上却存有很大的分歧。一些仅仅在枝节上有差别的见解,在此无需论及,我们关注的是有原则重要性的见解。它们主要是以下两种看法。其一——这是一种传统的看法——,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成功地将唯物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唯物主义克服了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从而能够将辩证法的原理贯彻到物质本体论的原则中去,并且由于这种贯彻,历史也进入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范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原理在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其二,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宣告了哲学本身的终结,也即消解了人类认识的哲学维度,从而真正地返回到实证的经验立场上去,至于尚能留给“哲学”的东西,只是以往哲学的两个残余物——逻辑学和辩证法。

然而,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见解都未能把握到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的真实性质,因为它们都未能阐明马克思在存在论上达到了对“生活世界”的发现,从而错失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本

**[收稿日期]** 2004-10

**[作者简介]** 王德峰(1956—),男,江苏泰县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质特征。

## 一、从对象世界到生活世界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端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概括地表述在其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中。这场革命与康德在哲学中提出的“哥白尼革命”不同,后者并未直接触及到存在论,而是仍在近代存在论的框架之内(尽管它可以引起存在论上的重要推论,如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至于前者,则是直接地具有存在论的性质。也即,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场存在论上的革命,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存在论的颠覆。

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存在论意义的确认,是当今许多哲学家(甚至包括海德格尔在内)所不愿意接受的。其理由十分明确:马克思既然把社会存在(即物质生产关系)视为社会历史世界的基础,这就是仍然处在理性形而上学的存在论传统之内,因为,社会存在(物质生产关系)仍是为理性所建构和所把握的对象。海德格尔就此评说道:“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懂得这双重现实。然而他还提出了其它的任务:‘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作为工具吗?……马克思以他的方式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把生命理解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sup>[1-p53]</sup>海德格尔的这一评论具有原则的重要性,它在根本上取消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存在论革命的前提。在海德格尔看来,倘若我们确认物质生产关系之变更对历史具有奠基意义,那么,由于物质生产关系本身出于对于存在的一种知识的把握,所以这种变更仍然依存于“理论前见”。因此,结论就是:“如果没有黑格尔,马克思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的。”也因此,海德格尔还说了一句更为斩钉截铁的话:“从这个观点和角度来看,我可以这样说,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至。”

以上引语来自“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从这份纪要来看,海德格尔应当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应当读过“1844年手稿”。从这些文献中,他应当能够读到对于他对马克思的这种解释的直接的反驳。

一个明确的反驳,来自一个广为人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命题(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试想,倘若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这意识还能是规定和改变世界的“理论前见”吗?在这里,我们难道还可以说,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过程”是仍然处在具有形而上学本性的(即“把存在做成知识”的)意识之内的东西吗?

或许我们不能简单依靠这样一种“字面上的反驳”,因为,也许,马克思所说的“生活”,其实已是具有形而上学规定的“知识性存在”(其理由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去想“作为物质生产的生活”:它是人的经济生活,是作为经济范畴的人的存在)?因此,把这种“存在”置于“意识”之先是无效的。

对这一疑问的回答,可以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1844年手稿”中找到。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在意识之本性问题上所具有的虚无主义:

“意识的存在方式和某个东西对意识来说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活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某个东西对意识说来就产生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意识知道对象的虚无性,这就是说,意识知道对象同它是没有区别的,对象对它说来是非存在,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也就是说,意识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象只是对象之假象,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而就其本质说来不过是知识本身”。<sup>[2-p123~124]</sup>

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存在论思想的批判性表述,随后马克思评价说:“这一段议论是思辨的一切谬想的集大成。”<sup>[2]</sup>我们从马克思的这一段表述中能够领会到的东西,乃是对西方传统的存在论思想的一种探及根本的批判。此批判包含如下要点和重大启发。

其一,马克思对意识的存在论性质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发问:意识的本性是否就在于以知识的方式(即“纯粹理性”)建构对象世界?

其二,如此这般地被意识之“知识本性”所确立起来的对象世界,在其自身的存在论规定上乃是虚无,即,非存在。

其三,如若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关系,也即,对象是意识的自我外化,那么,人类生存的全部基础也就在于:一方面从认识上确认、另一方面从实践上证实对象本身在其存在论规定上的虚无性,从而把整个现实对象世界都收归到意识的内部。

这样的“实践证实”,正是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性质和目标中所包含的虚无主义。所以,马克思在同一部手稿的另一处指出了黑格尔主义与资本原理之间的同构性:“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黑格尔只知道并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按:不能把这里讲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误读为‘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而应读作‘作为意识的知识本性之外化的劳动’,因为‘以知识为本性的意识’正是‘抽象的精神’]。因此,黑格尔认为劳动的本质,就是那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sup>[2-p116~117]</sup>

至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其他地方对黑格尔哲学以及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根本性批判,我们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仅以上述关于知识的存在论性质的讨论,即足以证明,马克思本人恰恰是最早看清由意识的知识本性所建构的对象世界在其存在根据上的虚无性的思想家之一。据此,如何能够把马克思视为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后继者呢?又如何进一步据此而把“虚无主义的极至”这样的判语加给马克思呢?

马克思所要揭露的,正是包含在黑格尔主义之根基中的虚无主义。这一根基不是别的,正是这样一个存在论思想,即,把全部现实世界理解为出自意识的知识本性的“对象世界”。由于现实被理解为作为知识之对象的世界,理性就成为全部现实的本质基础。在理性之外的“非理性”是什么?是虚无。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按照黑格尔,“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也就是在它自身”。<sup>[2-p125]</sup>在黑格尔主义那里,“非理性”具有虚假性,因为它是从理性自身异化出去的本质。

然而,人却首先地、不可被知识所还原地生存于那个在理性之外的“非理性”中。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比由知识所构造的“对象世界”广阔得多、也根本得多。它是使“对象世界”构造“对象世界”的“纯粹活动”,以及作为知识的意识(即“认识主体”)成为可能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胡塞尔要等到自己思想的后期才予以承认的“生活世界”。而马克思则早在1845年即已用自己的一个简明的表述确认了这个世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 二、马克思关于生活世界的概念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所说的“生活”与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之所指,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否一致?胡塞尔本人使用“生活世界”一语所指之究竟,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但是他的“返回生活世界”的口号之所以会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无疑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这一原因已由伽达默尔作了如此的概括:

“生活世界没有把哲学的任务限制在科学的基础方面,而是把它扩展到日常经验的广阔领域。从而,不难理解胡塞尔后期著作中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的丰富含义为什么可以被许多学者所承认和接受,尽管这些学者本来不打算遵循他的先验还原方法。因为与他的立场完全相反,他们已经在脱离笛卡尔主义这个意义上使用了‘生活世界’这一流行术语,或至少,他们试图在现象学人类学的

语境中,使自己的研究作为对社会和历史领域的独立分析而得到合法化。这种使用并非没有得到证明,因为胡塞尔本人也承认,制订一种生活世界的存在论,乃是一项真正的任务,尽管是第二位的任务。<sup>[3-p181]</sup>

当胡塞尔承认对于“生活世界”需要一种存在论的阐明时,这对于他自己的先验还原原则已构成了挑战,尽管他认为这种存在论任务只是“第二位的任务”。

与胡塞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对生活世界的阐明是第一位的任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sup>[4-p30~31]</sup>在这里,马克思在意识与存在之间作了区分。存在被表述为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而意识则是对“实际生活过程”的观念表现。从这样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概念有两个基本涵意。其一,应当把具有知识本性的“意识”同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存在”进行分离,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与“存在”直接统一的东西。其二,“存在”乃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换言之,它具有历史性。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生活世界是一个理性前的历史世界;并且,它之所以是“世界”,乃因为它是人的“实际发展”,它是一个由这种“实际发展”所建构的世界。

这样一个世界是绝不可能被还原到理性的知识构造中去的。不仅不能如此还原,而且,这个在理性之外的“非理性”的领域,还是一切以理性法则建构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基础。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说:“说什么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压根儿就是一种谎言”。<sup>[2-p81]</sup>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明确地说:“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sup>[4-p49]</sup>这种认为自然科学奠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思想,并且认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于资本运动(工业和商业)的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存在论意义。这里正揭示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本质内容。自然科学的对象和目的,并且一般而言,理性知识的对象和目的,是从人的感性生活的历史运动中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说,人的感性生活是“理性前的”。但是,对于“感性生活”,我们却又不能从非理性的意志论观点去把握。在这里,倘若采取叔本华主义,那就只是在形而上学的内部完成了一种理性与非理性之关系的颠倒,因为,全部重要的问题恰是在于非理性与理性之间的关联。以意志主义反对理性主义,只是使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继续保持着,从而使这两者的关联陷于黑暗之中。走出这种黑暗的前提,正是在于突破形而上学,即突破关于存在者之知识规定的那样一条存在论探讨之路。我们且看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人的感性生活的历史是自然进入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按其本性,是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因此它否定了人之作为某种给定的主体(无论是理性主体还是意志主体)的先在性。正是通过这一否定,我们才可能在存在论上获取真正的历史性。这是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的第一项内容。其次,正是在人的感性活动的异化中产生出理性与感性的对峙、以及前者对后者历史真实内容的褫夺。由于这种褫夺,就形成了“离开实践的思维”(纯粹理性)对真理领域的霸占。

对于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指明真理在感性世界中的发生,马克思把这一发生称为“思维的此岸性”。思维的真理即是思维的此岸性,别无其它。脱离此岸的感性生活,人类思维就谈不上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的中心意思。真理的真正本性在于,它是对于自然的东西之转变为社会的东西的表达。而这一转变乃出自人在自己的感性生活中自我生成的现实力量。

由此就可以真正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为什么要紧紧抓住“社会存在”这一概念,以之与其它存在——如理论存在、政治存在、宗教存在等等——相区别,并认为前者决定了后者。按照马克思的

用法,“社会存在”是指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显然,这正是一个感性生活的领域。一切社会关系都源始地发生于这一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也仅仅是在这一领域中,自然的东西才转变为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实际地创立并改变着感性世界的感性活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的诞生地。在其中诞生出来的社会存在,首先地并不是思想的存在或作为理性知识的存在,它仍是“自然存在”,亦即,是感性的社会存在,或社会的感性存在。一句话,它是“历史的自然”。这就是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概念的本质内涵。

### 三、关于“生活世界的科学”的可能性

在异化的感性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存在,是异化的社会存在,亦即,是在人与人之间发生对立的社会存在。在这种社会存在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这就是所谓“社会权力”。权力之为权力,就是人们之间的统治的和支配的关系。我们必须追溯这种关系的本质来历。在这里,根本重要的问题在于,要在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法的权力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惟有明确了这种区分,我们才可以说真正地完成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

按照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对社会权力之来历的追问不可避免地会进入一个超感性的领域。当柏拉图构筑其“理想国”中的政治秩序时,他就是这样做的。他依凭理念论,确认了人的灵魂内部的等级秩序,并按此秩序指认了国家的伦理意义:国家的“德性”在于正义,即以理性支配与限制意志和欲望。近代以来的国家论,虽然走出了柏拉图的超越的理念,完成了政治与伦理的区分,承认了个人原理和个体感性利益的合法性,却在原则上仍属于理性知识论的立场,即主张社会权力起源于合乎理性的主体意志对感性利益的支配。因此,无论是古代西方还是近代西方,社会权力都被归源于政治理性。但这是对社会权力之本质来历的形而上学遮蔽。

历史唯物主义揭穿了社会权力起源于理性意志的神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样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表现为普遍意志的结果……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是以个人意志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的。实际上滥用这个概念对于所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即他的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他的意志的关系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的过程中并且不以权利(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幻想,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须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对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的缘故,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可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占有权利以及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他作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如果除此之外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他的土地,就一无所有。”<sup>[14-p70~71]</sup>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即指封建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转变。从这一物质生活关系的转变中,产生出新型的社会权力,即资本的权力。资本的权力并非来自自由法的意志所规定出来的权利。恰好相反,法所规定的权利是对已经形成起来的资本的生产关系的确认和表达。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道: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在这里,一种重要的存在论洞见乃在于:一切法权都根源于人的感性存在的历史方式。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人的感性存在的历史方式,因此,生产关系绝不是理性的结果。生产关系是在人之改变自然的感性活动中形成起来的社会生存条件,这种条件绝不根源于理性,绝非来自作为人类经济生活之理性本质的范畴规定。它来自人们在感性生活中必然发生着的感性交往。在一定形式的感性交往中被占有的物,才是真正的物,也即“自然的社会存在”。

当“自然的社会存在”与其自身的感性本质相分离而成为某种脱离自然的东西时,这种社会存在才作为在个人之外、并支配着个人的异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从社会生存条件本身中产生出社会对抗与社会统治,即产生出“社会权力”。

这就是社会权力的感性起源。由此出发,一切政治权力和法的权力的真实出身才得以辨明。权力之为权力,它就是统治关系,因此它是理性前的东西。但是,近代以来的理性形而上学却遮蔽了这一本质真相,它要求对理性前的东西进行理性的论证(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并把这种论证本身偷换为被论证的东西的根源,这就使之转变为出自理性之先验自由的“权利”。然后,再以此“天然的”、“合乎理性的”权利作基础,对政治权力和法的权力进行理性的论证与科学的安排。于是,整个事情就被如此地颠倒了:原本只是社会权力之表达的政治权力和法的权力,却充当了社会权力的来历和基础。

事情之如此颠倒的后果是什么?是在对异化实情的形而上学遮蔽中巩固异化。对于异化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巩固,正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本质。马克思对社会权力的存在论阐明,公开了这一虚无主义的秘密。

因此,正像胡塞尔已经做过的那样,必须指明现代科学在其基础中的危机,而这个基础正是其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原则。但是与胡塞尔不同,马克思并不是用另一种先验的知识论路向(如先验现象学的路向)来取代形而上学的知识论。对于马克思来说,根本重要的一步,乃在于真正实现一场存在论的革命,即以感性在其有限性中所展开的历史性来消解先验的无限性,即使那种把无限性归诸感性的存在论思想——如费尔巴哈所确认的那种感性在其自身的普遍性中所具有的无限性——也在应当消解之列。这样,一种先于理论态度的、对于存在本身的把握,便成了新的存在论境域的要旨。

当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简要地表述为“生活决定意识”时,一种克服虚无主义的存在论路向就此展现出来:生活,作为在历史性的本质之中建构感性世界的感性活动,它就是存在本身在其中展开的境域;而在此境域中,意识,才真正地获得其作为感性的社会存在之观念表现的本质规定。这种意识,就其存在论的性质而言,是对存在本身之历史的展开性的自觉。马克思称其为“感性意识”。在清洗了形而上学的范畴规定之后,从历史的感性意识中将直接产生出一种新型的知识,马克思将它称为“真正的知识”：“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sup>[4-p31]</sup>

必须指出,这种“真正的知识”绝非在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直接的经验知识”,因为它不是如抽象的经验论者所以为的那种“僵死事实的搜集”,也决非感性意识的直接表达(这种表达可以发生在艺术作品中),而是指向感性意识的历史性本身,它是对特定的感性意识的历史规定以及诸感性意识之间的历史联系的把握与描述。但这种把握与描述的方法是一种还有待建立起来的新科学(它只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最初的尝试)。马克思认为,这种科学将取代以往的哲学、即一切具有思辨本性的知识,因为它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马克思给予这样的科学以一个名称,即“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sup>[4-p21]</sup>一旦这种科学牢固地赢得其自己的方法,它就能“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从而“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标志了一场在存在论上的哲学革命,它意味着对传统的思辨知识(亦即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扬弃,从而为人类的知识开启了历史科学的境界。在此科学境界中,并不是给定的事实和关系(作为“对象世界”)被纳入了理智的王国,从而得到了理性上正确的描述,而是产生了这些事实和关系的历史运动(在历史中的生活世界)得到了理解和描述。例如,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中,并不是一些生产关系作为给定的经验事实而在理性的经济范畴中得到了其本质上的规定和正确的描述,而是那个产生了并始终在改变着这些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感性实践——得到了理解和描述。

---

语见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评价,引自《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我们认为,这样的科学境界正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生活世界的科学”之境界。

### [参 考 文 献]

- [ 1 ] 海德格尔.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J]. 《哲学译从》2001 年第 3 期.
- [ 2 ]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 3 ] 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 [ 4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Read the Essentiality of Marx 's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 in the Thesis “ Consciousness Is Determined by Life ”**

WANG De-feng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Abstract :** The essence of Marx 's revolution of philosophy is related to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 Marx 's theory. The summit achievement of Marx 's thinking is the opening of the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is perspective , we must enter the thinking of knowledge 's ontological properties. Through this thinking we can find the “Lebenswelt ”, which has been covered by the “objective world ”. Because of the recovery of the “Lebenswelt ”, Marx 's revolution of philosophy can be understood in its real meaning , and furthermore , a road to a new kind of knowledge can manifest itself. The new kind of knowledge is called “genuine knowledge ” by Marx , who thought it should be acquir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ces of Lebenswelt ”, i. e.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

**Key words :** Marx 's revolution of philosophy ; life and consciousness ; the nihilistic essence of speculative metaphysics ; Lebenswelt ;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责任编辑 晓 诚]